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奏狀劄子

學官乞在外差遣申省狀

某庸陋晚學近塵末第驟蒙朝廷擢置學省遭遇車駕幸學
蒙恩改秩疊有倖冒豈不欲勉策駑鈍少圖報塞實以多病
曠官前後以病不與私試凡五箇月職事廢弛不遑安處欲
乞陶鑄一在外差遣或祠廟一次十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添差通判福州仍整務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第一

自古帝王之興未嘗不因天下之變或草昧之初或收季之
後皆可以成大功而熙鴻號於無窮載籍所稱創業中興之
君是也往者外有方張之虜內有文叛之將閔河海盜群盜
雲擾

光堯太上皇帝崎嶇馬上撫定東南以康世屯以繫國祚遭

變之難自古所無而天命復集于宋蓋時無不可為者矣恭
惟陛下睿知神武之略寬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自
續丕緒以恢復為己任可謂對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慊
者然而遷延稽故至今二紀比者賢士大夫類曰時不可為
而以恢復為諱雖臣至愚竊所未喻且隆興用事之臣雖以
朴忠竟無成功天下不與其才而與其心乾道用事之臣雖
以大言亦無成功天下不與其心而與其名孔子曰必也正
名乎今顧以恢復為諱果何名歟論說定則習俗成習俗成
則人心不起人心不起則賞刑不足以懲勸是王業往往遠
已也孟子以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誅亂臣賊子凡以
正人心也聖賢事業以人心為本靖康之禍諸夏陸沉而人
不耻君父播遷而人不怨天地易位三光五嶽之氣分裂而
人不懼是尚為有人心乎馴至於今晏如平時不念國辱私

相忌讐但為自謀患在得喪自非陛下有以再造彝倫一新
士氣臣恐此義浸微浸滅或有後憂也方今虜主春秋甚高
志不在動庶子嫡孫未知誰立一傳之後必非今日所親矣
以血氣方剛之君一時新進大抵生事儻無遠略且有內
兵端其可禁乎就使虜無動夫以中原萬古衣冠論為左柱
五六十載北不足懷南不能令厭亂思治豈無其人聞之通
路河決非常擾及閩陝神怒民怨其兆見矣卒有特起何以
待之就使虜無動中原無特起以臣過計千乘萬騎介在東
南禮樂庶事比擬全盛地氣不能勝民力不能支亦豈子孫
萬世帝王之業乎恭惟陛下睿知神武之略寬仁恭儉之德
憂勤惻怛之意宜為中興盛帝顯王而以人心不起至於憂
在于孫臣實未喻孟子白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是在陛下而已臣不敢

季

第二

臣竊謂士大夫以恢復為諱但曰時不可為者必有以藉口矣其說以官與兵俱冗而方困於財有此三患何擲而可彼好論邊事以希成功者皆誕謾迎合耳誕謾迎合自中人知耻此名進言之人要當觀事情如何不宜以此妄自沮却臣誠愚陋揆之往古國家之患何世無之上有恣心委意之君下有至公血誠之臣雖多患必且盛強君臣玩安虛延歲月雖無患亦且衰弱臣故曰以人心為本誠使中外人心併意一向以佐下風治是三者有一弗治且害大計則九重不怡九重不怡則朝野震疊如是則恢復之形見矣臣之所謂恢復非論邊事以希成功之謂而結民心以祈天命之謂也程者渡江諸臣膠力討賊大義明矣竟無所成陛下亦嘗究

其所以失歟不鑒前轍而以重斂濟師以王蔡之遺法圖危鄧之高勳一戰之餘民力已屈繼徵秦檜其勢不得不出於和後之議臣不務反此乍和乍戰莫知攸濟臣請略陳祖宗立國深仁厚澤之意與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之紛更動危邦本以致夷狄之禍訖于渡江理財本末陛下詳覽而審擇焉則興衰之分決矣是恢復果在此而不在彼也國家肇造之初雖創方鎮專賦之弊以天下留州錢物盡名係省然非盡取之也當是時輸送毋過上供而上供未嘗立額郡置通判以其支收之數上之計司謂之應在而朝廷初無封樁起發之制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矣應在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以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可謂富藏天下矣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奏立諸路歲額熙寧新政增額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數倍至今為額其

宅雜斂皆起熙寧於是免役錢常平寬剩錢至于元豐則以坊場稅錢鹽酒增價錢香礬銅錫斛秤披刺之類九十數色合而為無額上供至今為額至於宣和則以贍軍錢雜本錢應奉司諸無名之斂九十數色合而為經制至今為額至于紹興則又始以稅契七分得產勸合添酒五文茶引鹽菜膏戶長壯丁弓手雇錢之類九二十餘色今為總制至今為額最後則以係省不係省經制有額無額上供贍軍酒息等錢鈞樓為月椿又至今為額至所謂湊額象本降本折帛坊場淨利供給吏祿之類今項起發者不可勝數且夫自係省而有上供自上供未立額而有年額又有無額自有無額上供而後有經制而三推之入盡歸京師至經制悉矣故夷狄之禍起且夷狄安能一旦入中國哉民心離則天心不享則其禍必及於此而渡江諸臣不惟盡循宣和橫斂之舊又益

以總制月椿令項起發王朴有言以此失之以此興之可乎今天下之民皆不使其長吏徒以陛下時出德音有所罷省蠲閣振業之而民心不解夫恩澤有限不能勝無藝之斂可為寒心臣故曰觀諸此則興衰之分決矣則恢復非論邊事以希成功之謂而結人心以祈天命之謂也若曰方困於財何鄉而可是坐觀成敗者之說不事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也

第三

臣聞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紛更祖宗之舊以致夷狄之禍今天下皆追咎之矣至於重斂不唯奉行不以為過又從而附益之者何也昔者以妄費今以養官與兵故也方今經費兵居十八官居十二官未暇言也敢言養兵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著在今甲自騎射至軍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

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
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
事宜升為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是為就糧自
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
置禁軍至厥果既云多矣然亦無過大郡要害之處庶寧搜
天下相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
以相軍團併為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以教
閱之兵因別為額而隸之將下則今之兩浙雄節福建廣節
之類是已方戍法之行也三司禁
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相軍大抵以供百役孟勞之則易使
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
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
利歸之公上利盡歸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則其勢必

而後足於是養兵始為大患若今屯所諸軍
本城哉持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為差異且
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為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為建康池陽
人矣岳家軍者今為鄂渚江陵人矣向之數經行陣以功得
官往往棟汰兀食於廟祠添差之類比所招刺例多下等又
不雜管兒女滋息稍食鮮薄類若飢露膏此勞辱最易撫摩
臣愚以為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殆天授陛下也誠
有為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捨則經
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恭惟陛下不愛爵祿以待天下之
士大官重權可謂尊寵至於養兵則國家被重斂之名而不
得辭臣享其佚上任其怨臣竊不取也

臣所謂養兵

第四

國家任其事者臣嘗思其故夫

非此皆郡臣之罪也勢也方今天下之勢以陛下明聖豈不
灼見其偏歟其在朝廷有官守者莫如文墨議論之寵其在
四方有民社者莫如監臨 察之專蓋非一日之積也往者
給諫館閣與有守之官位望相等而不歷省府往往不至執
政夫是以績效白而有司無失職儒雅進而能更有以自見
而朝廷之勢造 自主判廢而職掌分更迭之法改而預品
別由今臺省視六品長吏 為清濁况它有司乎臣故曰有
官守者不如文墨議論之寵也往者帥漕望郡事力不分而
將相大臣多領藩服夫是以利歸公上而邊郡未嘗不實耳
而守將 繩墨之外而中外之勢造乎自
歸之提舉大軍之餉歸之總
領至今帥臣徒擁空名位望風采不逮監司遠甚况支郡乎
臣故曰有民社者不如監臨 察之專也推是二者可以

見天下之勢日趨於偏矣是故煩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糾禁
苛而官不盡其力今上自臺省下至州邑胥吏執其政長官
不能誰何大者 卒伍失色則主將屏氣甚者
匹夫單人動搖 之下持其長是今日之勢也是
以不事事者常無 之俗成臣故曰非羣臣之
罪也勢也且以綿 數州之廣外有夷狄之難內有盜賊
之患而執事者徒取具足曾無一人根柢深厚可以託重雖
有許國之人欲展布而無繇陛下念此可長恃乎自古事變
不於暇豫圖之則俄而至於倉卒不與忠愛臣子共之則或
不得已付之一切之人倉卒不如暇豫一切之人孰與忠愛
利害甚相遠絕也而每患不果易曰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
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伏惟念光堯遭變之難鑒藝祖造
邦之意推黃帝堯舜宜民之術以正人心以採天下之勢則

宗社幸甚蒼生幸甚十四年六月王丞相准取旨免奏事

桂陽軍乞畫一狀

一臣照對本軍以銀為稅自天禧間行之民以為便但銀價不等折納亦隨時高下官吏未免以意增損給與奉行經界本路漕臣見得銀價大重遂立條約每兩折錢二貫貫八百文足自此始有定數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因前知平陽縣羅公旦劄子准都省批狀指揮行下本路於每兩價錢上減錢一貫文足至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因轉運副使李椿奏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指揮行下本路於每兩價銀上減錢三百三十六文七分足今每兩折錢二貫三百六十三文二分足至與市估低平相等遠方之民鼓舞聖恩老穉相傳無有窮已然臣區區尚有不敢隱默竊緣節次裁減

銀價內一項轉運副使李椿所乞共減去歲收錢一萬二千貫而當時先乞於月椿大軍錢內減放上件錢數細計銀價除落故所行乃為實惠知縣羅公旦所乞共減去歲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而當時即不曾乞於月椿大軍錢內減放上件錢數雖曰減價而其錢至今猶是隨鈔敷納故其所行但為虛文臣究見本末李椿以具奏出於宸斷故雖以一萬二千貫之多捐之為易羅公旦以不曾具奏出於都省故雖以二千七百餘貫之少損之為難臣竊思念本軍財計支數漸增收數漸減勢不獲已必取之民臣已於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所降指揮申尚書省欲望聖慈特與行下本路轉運司將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已降都省批狀指揮所減銀價

一百文足止共無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照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

聖旨指揮一般事理每歲於月椿錢數減放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却將見今移戶隨抄收錢均指蠲免庶使德澤下流不為文具

二臣檢會到淳熙五年正月空日守臣徐大觀奏昨准

聖旨指揮減收銀價錢一萬二千貫每貫元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厘省共計錢五百七十六貫六百元省每貫元收勘合錢二十文足計錢三百一十二貫文足兩項共錢八百八十八貫六百元省今既減放銀稅正錢其上項經總制錢亦無名色可收已是一例除放之數欲望特降一睿旨與隨數除豁當年五月二十二日都省批狀戶部勘當行下湖南提刑司更切取見

一臣照對桂陽雖小壘實邊徼峒項年柳寇蓋嘗上煩南顧

所收即將今來本軍前項合放錢數並行除豁本軍亦無收一百七十一貫二百五十文省如蒙施行併乞照淳熙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已降都省批狀指揮併行除豁施行

一臣照對桂陽雖小壘實邊徼峒項年柳寇蓋嘗上煩南顧之憂美措其兵籍最為單弱見管禁軍一百九十八人廂軍一百二人牢城七十四人牢城一營既不在准備緩急之數則通廂禁軍止三百人而其接送守臣冬九十六人提刑提舉司各四十人幹辦公事官二十一人諸司占破二十人率每歲用一百七十八人又有押部

綱運商學文書之類差撥不足不免通那禁軍應副臣
之到官亦欲略行整飭教閱然常不滿百人臣因根檢
詢究自紹興十一年史原措置量屯軍馬於管下平陽
縣臨武峒諸處彈壓至十四年抽回臨武峒戍兵差撥
鄂州軍五百人前來軍城屯駐至二十一年復抽回鄂
州軍尋有李金之寇乾道元年賊平之後再差鄂州軍
五百人以二分屯本軍一分屯臨武淳熙十一年十一
月二日樞密院降

聖旨指揮抽回鄂州兵差撥潭州飛虎軍三百人於鄂
州黃沙寨親兵一百人於宜章縣忠義軍一百人於本
軍臨武縣駐劄自此軍城遂無戍兵契勘平陽縣自舊
有臨武縣楊梅寨巡檢土軍一百人紹興十六年析平
陽之臨武置縣遂以平陽臨武兩縣巡檢將衛今來臨

武縣現有戍兵一百人弓手七十人稍成次第所是
管平陽巡檢土軍一百人合還本縣管內置司臣今相
度平陽臨武兩縣巡檢統移在城內外置司仍舊以平
陽臨武兩縣巡檢帶衛以所管土軍一百人相兼教閱
稍壯軍壘猝有抽喚止六十里往來應接管無缺誤如
臣所乞即不敢引用紹興乾道事例增添軍馬亦不
違戾淳熙十一年二十日已降

聖旨指揮只是軍縣一體務令均平伏乞
聖慈詳酌施行

一臣伏見前後臣僚屢言榔桂之間宜興學校以系人心事
唯淳熙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勅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依體戶部勘會事理施行行下本路於榔之宜章
本軍臨武兩縣初建縣學所以勸發風厲條目甚濶

見聲明旁燭幽照欲使遠視同被文化幸甚幸甚今夫
兩縣雖各有學然而無創導之官無供億之具名存實
亡不足以仰稱明詔以臣愚見所在縣學多是文具莫
若只就州軍學度套齋舍增養生員責之教授以進義
社豪民或違峒子弟孫姪入學所讀仍以縣令佐兼官
幹贖學錢糧事措置應副專委本路提舉學事司常切
點檢別為一籍如教養到生員一百人或一百五十八
以來許將見任教授并贖學錢糧官理為勞績量支賞
典如此則事體歸一庶可就緒惟 陛下財幸

臣檢到本軍准本路安撫牒備准淳熙八年八

月二十一日

敕指揮申尚書省去訖乞賜檢會施行

臣照對本軍祖來年額係招赴住齋茶引二十二道每

每道一百斤價錢二十三貫四百一十九文省一年計二
千二百斤共價錢五百一十五貫二百一十八文省分係
三縣并在軍合同場招赴緣本軍非產茶地分又非商
旅孔道自舊將買引價錢均敷於民歷年彌久不以為
病至淳熙元年守臣安希增羨之賞於任內添起年額
茶引二十三道作四十五道增及一倍之數計價錢通
五百一十八貫六百三十七文省其錢無所從出却於
輸納倉庫收赴內折銀場每鈔三文足和采場每石九
文足常平倉每石二十文足苗倉每石三文足猶未及
額敷及合干等人至今十五年九科歛民錢八千七十
九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臣雖已具申本路提舉司乞覈
實申奏除豁去訖臣愚竊謂國家歲計宜不藉此瑣瑣
欲望

朝廷詳酌指揮行下本路提舉司將淳熙元年以來增
起一倍年額茶引二十三道特與免行招趁令臣將見
今倉場受納鈔面所收茶引一項錢盡數除落雖其事
微細亦足以彰

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臣將本軍牢城指揮兵士見管七十四人逐一契勘元來
斷由見得內係竊盜二十五人強盜十二人劫盜八人
渡淮作過一人竊緣本軍被邊其民習見剽奪之利乃
以四方強惡之人配隸於此間者往往失去散入村聚
率人以為盜臣因捕盜嘗獲柳之逃軍數人皆故江浙
間強盜也臣愚以為本軍無城壁開閉之節無營房出
入之限居民荒涼官府不威重兼相禁軍人數稀少部
轄不前凡此等配隸之人實難關防欲望

聖慈特賜指揮自今應盜賊并渡淮作過等人住配本
軍庶永安靜

臣檢准淳熙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樞密院批狀
指揮知郴州王薰申乞諸州盜賊不須配隸都
桂大理寺看詳淳熙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指揮
諸州牢城人數如溢及五分仰先申本路提刑
司照應請實保明備申省部以憑行下住配自
合遵依施行難從所乞伏念本軍事體又與他
郡不同伏望

聖慈特賜矜宥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奏狀劄子

湖南提舉刺列郡太守狀

臣照對湖南治郡莫難於永莫易於全臣取十年以來事關
本司至於日即反覆參攷見得永州實是廢乏積而至於
熙十五年終大軍月椿常拖下七箇月不解共為錢三萬五
千貫文餘通稱此而又民俗強悍動多異訟此所以為難全
州素稱穩足自淳熙十三年後大軍月椿每孟月錢季月起
發並無缺誤他亦齊整而又壤地褊小公事甚稀此所以為
易今奉知永州趙謚自到任之後每月綱運已起至紹熙元
年五月分若從今八月理起較之累政積前三箇月却又補
帶舊欠九為錢二萬貫文使知永州者皆知趙謚則永雖難
郡可以漸寬知全州施廣文自到任之後每月綱運初頗如

期滿今年四月以後於本司新設交承之際頗不起解若
建今八月理起較之累政更施下三箇月凡為錢一萬二千
實支又官吏又無俸給軍人冬衣絕支一半使知全州者皆
如施廣文則全雖樂土又必彫敝近者朝廷集議蠲減臣實
行寬大之詔數內永州城月楮錢歲五千員亦是謚率先
他無精所蠲減之數分為等第均與諸邑必欲上澤下及於
民今之州郡大抵上欺監司而下不卹民自非謚有志愛民
安能如此臣以為若謚者可謂不負陛下使令矣施廣文雖
本書全願為鄙猥之計及此垂滿略無顧憚自上供軍須至
官吏之俸一切勿問臣尚以為行且交代或是儲積以遺後
人此及休訪累月以來郡帑並無見管錢物且財賦若不在
官即須在民而廣文已將今年民戶秋苗朔行預借一半方
未登場之時民正艱食奈何有此暴斂全之民力自是困

吳臣以為若廣文者可謂負陛下使令矣至如知武岡軍
公弼亦有治狀武岡軍雖小壘自公弼為之闡郡之事井井
有條士人悅之軍人安之旁及猺峒悉聽約束觀其才有過
人者但視永州不為甚難勞効差小耳以臣愚陋衰疾實不
足任刺舉如此三郡治否之狀蓋久而後得之已忝耳目之
寄今三人者各及滿替若更隱默遂使施廣文僥倖善惡得
竊官職何以為負使令者之戒趙謚王公弼不蒙旌別稍異
倫輩何以為不負使令者勸已具狀奏聞欲望
聖慈加惠此方首正諸郡將施廣文特賜黜責趙謚王公弼
特賜擢用伏候勅旨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有旨趙謚王
公弼各減二年應勸施廣文與官觀

湖南提舉薦士狀

臣恭觀明詔搜羅湖廣遺材竊見通直郎知潭州長沙縣宋
文仲有通務之材而發於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於靜退蓋

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頃丞萍鄉謫有民
譽方臣假守桂陽得其為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為桂陽錄事
參軍授臣本軍會計錄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
弛糾科不得罪於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領使事訪以九郡
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糴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
蠲殘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為文仲雖衡陽人實國士
也奉議郎知常州無錫縣吳獵學問本於純實器識期於遠
大所居闔郡宗為師友凡與之遊類多自愛而獵於其交有
善稱之不吝口有過戒之不遺力有急難雖不利於其身赴
之不恤也頃從事桂林幕府與平李接之亂未嘗言功已而
帥臣劉惇不理於口而獵誼不避罪屢訟其寃人臣如此其
不負國必矣臣守桂陽獵適為贍軍酒官助講荒政甚於饑
馮桂陽故事遇皇帝登極奉表進銀三千兩屬方救荒之際力

不辨此臣懼無以塞責獵實教臣申請減額乞蒙睿旨指
之一為惠一方獵與有力臣以為獵雖長沙人亦國士也文林

郎知潭州攸縣蔣礪素稟端亮耻為苟簡昨歲江陵今茲攸縣廉

惠之譽兩邑同辭觀其為吏苟不便於民雖上官令之不則身

任其責也臣嘗見其詣闕所上書論廣右利害有曰採弊之

說及與提點刑獄司論經總制錢其言惻怛可以施用則通

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靜江則礪其人也奉議郎

知全州清湘縣楊炤賦受沉審濟以通練亦佐桂幕與平李

接之亂隨宜知變見謂善謀而其操履自不可奪及今為

益著吏績郡實賴之臣得其嶺外益筴本末一書自開寶訖

于淳熙上下二百餘年燦然明白其論以蔡京變法實為咎

根馴致二廣連年多盜官般客販迭為民擾蓋利東路則西

人被其害利西路則東人被其害宜為損益兼惠兩路斯可

以便公私息紛更以臣所見廣益之說十數家未有如炤之
平者則迹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臨賀則炤其人
也如臣不肖非有知人之明能得此數子於衆人未識之先
正以久居於此或聞之公論之熟或見之同事之詳如宋文
仲吳獵之在湖南蔣礪楊炤之在廣右朋儕鄉黨咸所推先
牧守賓僚無不器重臣如隱嘿不惟負蔽賢之罪是不奉明
詔也已於今年某月某日具狀奏聞臣愚欲望

聖慈特賜甄錄以昭示公朝不遺遺之美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有旨吳獵特礪楊炤宋
文仲並赴都堂審察

辭免浙西提刑乞祠申省狀

其一介庸陋本不適用偶際休明特叨器使自守軍壘就除
本路監司之任一歲而迂將漕又一歲而赴彼刑可謂寵
押至私計燕足矣方寵光狎至而無圖報之心私計燕足矣

為求便之請苟非至愚豈敢犯此不韙而求祠祿之請不辭
煩瀆至于再三實非獲已伏念某秋初心痛至不省事當倉
皇回司之時盧檢院范少卿俱來相問某然一榻不能交談
昇入廨舍盡室驚惻僅逃鬼錄賴有天幸以此心氣衰憊日
力短昏雖極勉強嘗慮妨闕重念某終有一兒尤不敏事書
問滿前莫能報謝米盞瑣碎時復闕決夫多病早衰傍無
伙助在官則以奉公不辦為憂在家則以應俗不周為媿若
不乞假歲月務近醫藥貪戀祿食必致自斃區區欲望檢照
前請特賜敷奏別與祠祿差使一次則未盡之命皆生成之
賜

小帖子稱照得某蒙恩改除上件差遣係是晉
應孟明資闕初以待次歲月足便休養故不
敢輒有陳請今來應孟明已除郎官即成見次

所以須至煩瀆若未欲便與祠祿即乞與一般
待闕差遣某見迤邐前去衢婺州听候

指揮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並之任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第一

臣恭惟 藝祖受命平定海內凡所以創業垂統莫非可傳
之法而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臣案故
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
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古所謂富
藏天下何以尚此當是時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
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非取之也蓋至大中祥符元年三司
始奏立諸道上供歲額以此承平百年家給人足傳序九帝
天下嘗多故也而民心不離迄用中興則以祖宗之澤在人
深厚故也臣嘗惟念 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比隆三代矣

然而以天下不私諸子總一再傳而萬世不祧之宗僅
支庶則是在天之靈未享其報高宗遭變深探其本由曰天
正統之自納至公之說而大命復集于壽皇聖帝爰暨陛下
豈非天哉且天之報藝祖者如此而陛下以睿聖之資寬仁
之德誕膺天眷方當繼體之始伏惟夤念高宗推本之意欽
承壽皇付託之訓以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為萬世無疆
之休今其時也臣不勝至願取
進止

第二

臣聞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 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訓
至於今而民力之困極矣蓋自祥符奏立諸路上供歲額熙
寧新法增額一倍崇寧重脩上供格頒之天下率一路之增
至十數倍迄今為額是特上供耳而其他雜斂皆起熙寧則

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令封椿迄今為額至于元豐則以坊場鹽酒香礬銅錫斛秤披剝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為無額上供迄今為額至于宣和則以贍軍糴本與凡應奉司無名之歛合而為經制迄今為額至于紹興則又以稅契七分得產勘合漆酒五文茶鹽袋息之類凡二十餘色合而為總制迄今為額最後又以係省不係省有額無額上供贍軍等錢均撥為月椿大軍迄今為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夫取之之悉如此而茶盡歸於都茶場不在州縣鹽鈔盡歸於權貨務不在州縣秋苗斛斛十八九歸於綱運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取之科敷取之抑配取之贓罰無所不至而民困極矣夫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而使困窮至此此天所以復命壽皇爰暨陛下將以拯民窮也書曰天明畏日我民明

於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豈不甚可畏哉陛下知畏則宜以拯民窮為已任陛下以拯民窮為已任則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則羣臣陳力何鄉不濟此藝祖意也亦天意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第三

臣恭惟陛下嗣位之初詔旨丁寧皆為寬民力而丁寧侍從置局講究而臣猶以為民窮未拯何也誠以裁抑細微或獨空張之數而已議結局未有以稱明詔大慰民望也臣來自遠方不知朝廷之費宮掖之奉歲當幾何以所親見則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於自賦朝廷以為可則版曹以為不可版曹以為可則總領以為不可總領亦欲以為可矣奈何都統司不可也陛下亦熟念之歟

則以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
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故也於是乎中外之勢分而職掌不
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之職掌不同則彼此不能以相謀事
權不一則有無不能以相濟施行不專則前後不能以相守
故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繇且夫承平關陝已行之久中興韓
岳未罷之前養兵亦甚盛矣而不見其不足誠在今日稍仍
舊貫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
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為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
可得而議矣凡事斷之而有異論勿斷可也行之而有後患
勿行可也往者元祐至於宣和嘗罷新法矣則有紹述之說
起而為梗靖康至于紹興嘗用兵矣則有講和之說起而為
梗故上之號令相反而不能定下之朋黨相傾而不能合若夫
民力誰獨無是心哉斷之而無異論行之而無後患莫過此

者而何疑不決 陛下誠斷之則今之大臣皆足以立綱
陳紀二三大臣誠推行之則今之人才皆足以受令承教方
當年穀屨豐邊鄙不聳失此閑暇後將何及詩云譬彼舟流
不知所屆臣不勝拳拳

是日上殿方奏臣不肖蒙恩為郎幸得賜對上云卿
去國幾年朕欲見卿久矣讀劄子至寬民力上曰莫
急於此只為處置難奏云臣第三劄子是處置大略
容款曲敷奏 天顏甚喜讀劄子畢褒獎再三奏容
下殿謝恩上云且說話聞卿在永嘉從學常教百人
奏臣無所長只與士子課習舉業過蒙清問不勝悚
惧上云知卿學問深醇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盡進
來奏臣豈敢著書不過講說舉子所習經義何足仰
塵乙夜之覽上云經說更好但隨所有進來奏臣來

自遠外乍對清光已踰平生之望又蒙

睿慈曲垂褒諭令進所習經說顧臣何人遭逢如此

然臣委是目下未有成業以應明詔容臣守官之暇

收拾編錄候成次第奏乞投進欲望

聖慈特賜寬假上云看撰得幾卷即逐旋進來不妨

又奏在廷儒臣多是前進臣一日入朝便敢僭越投

進文字以此終是踉蹌未安上連聲云不妨不妨

辭免除祕書省少監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對冒陳臣除祕書少監兼職

依舊編進 自古所重自非時望不在此選假如循次

而進亦以待 之人伏念某學術空疎重以衰惰視

今同進為日又淺上之不應遴選之科下之不與久勞之數

乃因賜對有此越擢若遂昧冒安受不辭則是哆然弗揆敢

當 嘉獎此所以須至懶陳不容以官小例無辭免為辭重

念某頃緣衰惰嘗申祠請尋趣奏事遂留為郎乃以重遠成

命黽勉效職則今日之辭情實可察伏望特賜敷奏早回誤

恩以安愚分

轉對劄子

臣頃蒙恩賜對嘗奏三劄上陳一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竊

以為推行 藝祖在人未泯之澤實在今日誠不自意一介

僭論偶契 聖聰獎予備至以臣區區之愚猶以前說未畢

復為 陛下誦之蓋 藝祖之後天命復集於 壽皇聖帝

爰暨 陛下恭惟陛下以 藝祖之子孫而修藝祖之故事

此天意也不識陛下自信足以濟此歟抑自視過謙而尚疑

其難歟以臣考見肇造之業其道甚易知甚易行何者

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任逸而不任勞大抵懲五代叢脞之失

再立朝廷以還君道君道得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願
陛下勿疑其難也臣請條一二切於當今之務者以備采擇
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者詳升降以聞此建隆二年十月
詔書也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參詳可施行者以聞此建隆
三年九月詔書也且夫中外論建非近臣面對則遠臣封事
皆所以通下情裨治道也而其患不在於壅蔽則在於讒嫉
今也以遠臣封事之言付之制誥則有舍人院任其責矣以
近臣面對之言付尚書省則有尚書省任其責矣以為可聽
者斯聽之不可聽者勿聽則聽者無特異於衆之嫌不見聽
者無見遺於上之恨是謂不以主斷廢羣議而無壅蔽讒嫉
之患人主所自擇毋過甚省臣官耳此道豈不甚易知甚易
行哉伏覩陛下踐祚以來不信近習而信外廷不聽游言
而聽公論亦既深得藝祖之意矣然聞者上自侍從臺諫

下至百執事或臨遣郡國之臣對揚敷奏多見嘉納人人自
以為得上意且行其言而章往往不下他所指揮動亦留滯
廷臣惑焉且陛下不信近習不聽游言必無壅蔽必無讒嫉
或以為方崇清靜之化厭於多事而不加省或以為
陛下自去冬遠豫以來聖意常有不釋然者於是務自寬大
而不暇省二者皆妄窺測也臣獨自思念未有以藝祖故
事上徹冕旒之聽者陛下其始自今凡中外論建一以建
隆詔書從事不唯君道得而朝廷正亦足以解廷臣之惑不
亦美乎由此言之若法藝祖但見其易未見其難則臣所
陳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皆非偶然嘗試之說可以次
第舉矣臣不勝至願

弓手雇錢建元元年增置弓手二年民戶發錢更增數

一、寬剩錢興五年起發九年罷十年六月再封諸路

羅本道四年拘收罷諸州曹官當直散從官雇錢宣和五年拘收

杭羅罷學事司人重雇錢宣和五年宣和五年拘收

總制至於官戶不減半後錢建元二年六月拘收五年起發

赴南在京吏祿在京官員雇人錢州十二路起發一萬四千五百

百貫政和元年每路量添五百貫在京官員雇人錢總制三年

年立一萬貫為額於十四路起發政和四年每路量添三百

貫之類又令項起發則免後錢之在州縣者日益少而後人

無祿者眾矣夫使民出錢募役而退其力未為非良法也而

反取其錢以贍他用既取其錢以贍他用則必且白著而後

法不得不壞何謂後法壞今天下州縣之胥皆浮浪之人而

鄉村催科專責之保正長是也以州縣浮浪之人行遣公事

貧民甚然未易改也且其鄉村保正長

之責家蕩產者性性而足保正長

非後法也以保甲法亂後法而行之也臣請

甲法之異

臣謹按熙寧四年八月十一日行免役以鄉村

人戶分為甲乙丙丁戊五等第二等第三等人戶分為上

中下三等第四第五等人戶分為上下二等者其

一第二等戶輪充一年一替與免戶下本年後錢一十

五貫文如本村上等人戶數少即更於第三等內從上

輪充比丁於第四第五等二丁以上輪充半年一替並

不出納後錢戶長於第四等召募有人丁物力者充一

稅一替逐料夫盤纏錢五貫文此役法也

臣又按熙寧三年三月九日行保甲凡十家為一保

選

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主戶
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
都選主戶戶有行止心力材勇為眾所服及物力最高
者二人為保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為之謂
之保丁此保甲法也

後法者五等薄長也保甲法者魚鱗薄是也五等薄者以通
縣計之自第一至一以其戶強弱各自為薄魚鱗薄者以
比屋計之自第一都至第幾都不以其戶強弱併為一簿各
自為簿即第一等之中雖有強弱要不失於上戶第二等之
中雖有強弱要不失於中戶以其力略相等故其後均併為
一簿即或一都之中適多強戶則歇後之日長或一都之中
適多弱戶則歇後之日短或一都之中適皆弱戶則於其中
不得不推排一二以為強戶則無復歇後之日以其力相殊

絕故其後不均此甚較然矣方行保甲但以機察盜賊而已
與免後初不相關熙寧七年始以保丁克甲頭催稅而耆戶
長壯丁之屬以次解募利其催錢而封楮之法起矣元豐遂
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

元豐賦役令諸鄉村主戶每十戶至三十戶輪保丁一
人克甲頭並頭催租稅常平等錢亦祐以前未有此

元祐忽勿復舊隨即紛更紹聖二年二月詳定所言鄉村每
一都保保正副外大保長八人其保丁輪克甲頭皆最下戶
人既不服事率難集按大保長各二年替宜以都保租稅輪
二人分一統一替而嚴甲頭於是催科悉用大保長矣由此
言之大保長催科尚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為之也今士大
夫固詛言安石之為人乃若章厚則指為罪魁皆知其殘忍

不恤敢於斷喪祖宗深仁厚澤之意而獨世守其刻薄之遺
漸為成憲臣實未禱萬古後法一王安石能改之章厚能力
行之方今仁聖在上宰輔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矣謂為
無人能斟酌損益以通其變臣亦未喻且今之困民力誠非
一事而受害最大中人之家破蕩相繼有以仁聖在上宰輔
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如此乃坐視斯民最大之害持享
厚所為者若出於三代之舊而不敢議有輟議者不過付之
有司檢坐見條中嚴行下以塞人言臣尤未喻也陛下加憫
元元甚於赤子誠不以臣不肖妄論成憲下臣此章令侍從
臺諫而下推究其所自來而雜議之要不以保甲法亂後法
雖未足以盡寬民力實大惠矣臣不勝拳拳

封事 熙寧三年

至一介疎遠才不逾眾人而多病早衰齒髮頽變久無榮進

清顯之望聞者將指湖湘罷弗勝任壽上奉祠之請乞使醫
藥不謂陛下過聽不以臣為不肖婦以畿節留之邸舍賜
對使殿初無建明而天顏開懽上各溫厚曾不數日權貳冊
府又未幾用以為皇子嘉王府贊讀官極一時儒者之選臣
誠不自意陛下待之甚寵也不勝大懼無以塞遭值之責
日夜思命獨有與二三僚友共秉一意為大王道古今父子
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成孝敬長恩愛無負任
使之意死且不朽蓋嘗讀書至文王世子之記曰文王朝於
土季者日三鵠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今日
安否何如內侍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則文王色憂行不
能正履則必反覆為王誦之曰是可以為法事親若文王則
受命作周本支百世功德見於雅頌願王慕之傲之勿以為
不可及也至漢成太子之傳曰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

不得見上退則附於亂臣禍究結而亡告則亦必反覆為王
誦之曰是可以為戒事親如漢太子則交兵闕下父子不相
保而望恩婦采之蓋天下悲之願工警之懼之勿使萬一有
此也賴天之靈社稷宗廟之福而太王姿稟純明嗜好鮮少
不自貴偶喜親書生每得條伏危言極論則深信而不諱忌
至君用之所以得則欽社加敬漢之所以失則頓感不忍聞
也禮者主譽日彰人心日附臣與二人者竊相欣賀以為
陛下有子國家無繻之休也今竊有惑焉會慶誕節
陛下闕上觴之禮而弗講長至人會 陛下復闕稱賀之禮
而弗講群臣迫於林安窺聖意臣固知 陛下自違豫以來雖
及康復尚弗使於乘輿而怯風霜雖然非所以為訓也何者
臣區陳說無過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況觀佳古無
道紙上之習必不能如家傳之法今 陛下上虧三官之禮

而下責小臣陳誼於家嗣以庶幾寡過則雖飽血誠之忠未
見其補將以逃斧鉞之誅而已楚王有言人之愛其子者
亦如余乎 陛下以國家無疆之休託在一子宜如何愛之
而偶不察夫所以儀刑之道如此願使講讀皆為空言名曰
輔導安用臣等此所以痛惜此舉動非所以為訓也臣以多
病早衰齒髮頹變久無榮進清顯之望方申祠請以便醫藥
不忍默默昧死為 陛下一言以冀省悟伏紙流涕不知所
云

是時 壽皇聖政書成已降指揮十一月十四日進呈
忽長至日駕不出宰執以下不勝憂懼是日却付出聖
政序內翰李熾獻之所撰也翊日丞相進呈 上云可
別令人撰入既進入宸翰遂出於是過宮
辭免起居舍人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陳博除起居舍人其忽拜除命
權不違居伏念其疎庸之資淺陋之學重以病餘齒髮衰
介在衆俊是為陳人而自再入脩門冒殊渥甫綴郎曹遂
領冊府終及半載復有今除且夫侍立記言舉世之所攷信
直前論事在廷之所觀瞻冒而居之實逾涯分而亦非所以
安數奇之迹全情共之探伏望 朝廷特賜教奏亟寢誤恩
以輕公論十一月二十四三省同奉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陳博兼權中書舍人竊以
攝官承之暫時使令力所克堪不當辭避惟是掖垣之職閑
係非輕蓋辭令不工則不足以發明主德封還不竊則不足
以慰滿公論苟非其人難以一朝居也伏念其才藻衰落無
華國之文志氣銷墮無回天之力若使嘗試為之必見闕誤

此所以聞命震惧須至控免而况環觀在廷英俊林立
數器終効一官則寢此誤恩改思改異他士不惟寬小已
二之憂亦足成公朝選衆之張伏望 朝廷特賜教奏由
所乞四月正月十九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繳奏劉煒與監司差遣狀

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劉煒言議禁我私
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臣察上言乞賜寢罷二月六日
三省同奉 聖旨今以次官書行劄付臣須至奏聞者巨竊
以劉煒嘗為監司以言罷去今既旬歲循省云久 陛下念
之再與元來一等差遣此乃朝廷起廢之常典人主棄瑕之
美意求之故事前後施行似此非一蓋亦無可爭執者矣獨
緣特降 批旨稍閑事体即與尋常行遣不同此後省所以
不無疑惑須至論奏臣愚欲望 聖慈特垂天聽收回批

旨將劉煒尺依常行起廢事例候有關次隨宜差使如此則雖臣書行而當官之人可以自安不至再有煩瀆且亦以免劉煒煩言滋至之累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奏入 勅 九日

繳奏刑部大理寺鄔大為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首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刑部大理寺狀吉州奏勘到百姓鄔大為說合已斃人李一討合游六等各持杖行劫朱三家穀物賊滿按法寺稱其鄔大為准條為絞刑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二月十四三首同奉 聖旨鄔大為依斷令臣書行緣事干人命須至奏聞者臣竊詳上件斷案止以鄔大為所帶劫穀木樁堪以害人定為持杖強盜賊滿五貫合決重杖處死設若不以木樁為杖即計贓須滿十貫方得死罪死生之分在於木樁稱仗不稱仗毫厘之間此不可不謹也臣嘗習此矣在律仗謂兵器杵棒之屬餘條稱仗

准此恭惟本朝列聖繼作刑日益輕以為梓枿之文該義未明則犯法者易陷刑者衆於是重立兩條案嘉祐編敕賊盜門其一云應持竹鎗竹杖磚石之類為盜堪以害人者並同持仗之法此謂為持竹鎗竹杖磚石堪以害人之物而為盜者即為持仗以明但持所須之物為盜不得稱仗矣其一云將鎌槌刀斧之屬於人園林陂野內偷割禾穀蔬果盆所紫薪之類元非積聚者并將篙楫盜取空船或持鞭杖偷趁亭畜雖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抗拒者依不持仗竊盜法此謂為持鎌槌刀斧所須之物而為盜即不為持仗以明亦是持持堪以害人之物為盜始得稱仗矣上件兩條合為一編載在敕文則有司承用可以參照不至牴牾至於元豐修舊敕一時不深求嘉祐以前立法美意輒將上件兩條為兩門其一條在名例門云諸稱仗者持竹木磚石之類

以害人者同其一條在賊盜門云諸於城外竊盜無人防守
持持所須之具者並為不持仗注云謂採斫須金刃船棹須
篙楫須項擔畜須鞭之類蓋自將兩條離為二處即凡用持
仗之法只據名例門立文凡用不持仗之法只據賊盜門
立文而兩文始不相參照無所斟酌矣魚詳元豐剛定嘉祐
教顛倒本文已失初意竊疑詞附做故法節略數字便成示
人矣今來邸大為之獄只是布袋并櫓即不曾施威力若用
嘉祐舊教即若持堪以害人之物為盜明矣且夫前朝立法
本持所須之物為盜其意非是欲以害人雖斧刃不謂為
仗本持堪害人之物為盜其意是欲以害人雖磚石符謂為
仗但論其盜有無欲害人之心不計所持是不是堪害人之
物原情定罪此春秋之義也又云持仗在外空手入屋罪至

死者各減一等即罪法若其時不以入室可以成等又云
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抵拒者並同不持仗即雖持所須
之物若其時施威力抵拒可以加等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元
豐改作離析教文今來有司尚循謬誤臣愚欲望 睿憲特
將邸大為之罪從末端十貫條特優命斷遣仍乞以刑部大
理寺擬斷官吏並且免坐失入之罪仍乞將見行條法送剛定
所據嘉祐舊教將兩條刪潤併入賊盜一門以憑遵守臣聞
中興之初重修紹興教今已有指揮用嘉祐舊法故元豐教
多在釐改之科數內持仗一條當時有司偶失察致尚未建
正今來若行刪潤初非翔新衝改而 聖主好生之德公朝
從恕之風自今以始益深益厚愚民無知雖似幸免而天聰
甚卑宜享其報此臣所以拳拳也所以錄黃臣未敢書行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或難臣曰嘉祐勅稱以鎌槌刀斧之屬必繼之以園林陂野即若持此物入有人居止之室便得稱伏臣竊謂不然園林陂野固是與有人居止之室相對立文竊詳元敕有持仗入有人居止之室竊盜者依不持仗強盜條定斷之文却無持所頂之物入有人居止之室強盜者依持仗強盜條定斷之文以此推見只是辨盜者所持本意安在苟是持堪以害人之物入屋為盜雖竊盜可以加等依強盜條故為之立文苟是持所頂之物入屋為盜即雖強盜不可以加等依持仗強盜條故不為之立文以其文之有無從然明其伏乞

睿照得旨改錄奏入

上嘉王劄子

某等皇恐借越有迫切之懇仰干 王聽近者 至上車

再不過官宰執侍從相與論諫至於一用而上意猶未決中外惶惑計無所出獨以為能贊衆與之決為主上言此者莫如中官能通官禁之情為中官言此者莫如大王又以其等系為僚佐辱知最深亦宜為大王言此以成父子之威德迫於公論不容隱嘿某等竊謂父子之愛根於天性假如主上稍惑愆於朝謁恭想重華未必便有間言只緣衆與已駕衛從羅列百官下司夾道起居六軍萬姓望塵踴躍伺候移日俄復中輟以此極駭觀聽反招勞勩又既職弗得食勞弗能息長嗟浩嘆性性盈路都人寒心恐有不則此言大王之所親見中官之所與聞也今不為計後悔何及其等欲望大王力請於中官以調娛主上為已任備極左右之養順適起居之節上意有所不樂則為之彌縫下情有所難通則為之啓導至過宮日分期於必信號令已出風雨不逾如此則

北內惟愉外廷悅服中宮母儀之美配於古人大王子職之
譽顯於天下蒼生頌之社稷賴之豈惟女中之光儲君之福
哉

直前劄子

臣侍罪古史曰侍清光恭親 陛下大昕視朝大頌肅穆垂
衣拱手肅嚴若神凡所施行悉中機會凡所延見曲盡謙勤
未嘗有一語一言匆猝過差一趨一步俄頃失錯可謂動容
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矣近者車駕過宮日分與引班直換
授之時百官有司伺候務日竟成中輟各自引退臣切惑
焉何者平居暇時曾無過舉何獨至於六飛戒嚴百辟就列
却乃深處九重都不為記近在旬月頃違常度者哉而軍民
籍籍妄生謗議轉相倡和無所不有臣雖至愚固知 陛下
之不如所云也反覆思惟乃得具故蓋自往歲之冬聖意

有不能釋然者矣為之震怒至於愆和首發威怒痛有行
由此宮掖之內人人自危宦官嬪御皆有歸過君父之心往
往故作緣由欲開間隙每至期會上曉中襟所以或於臨軒
而爽興居之節或於命駕而虧號令之信 陛下天資仁厚
不察其為誤已臣所以深惜 陛下無故而得怠荒之謗也
臣聞人主之心當與天同今夫太虛清明天之體也將以潤
物則為雨露將以動物則為風雷將以成物則為霜雪俄而
開霽天體湛然纖翳不留三光如故若夫人主喜則為賞怒
則為刑刑賞既行更何疑滿心字泰定即天德也豈容鬱鬱
有所不快自古帝王蓋有處世故之難遭人倫之變者矣要
以宗廟社稷付託為至隆天下蒼生關係為至重莫不先定
其心期於克濟是故父母未順舜有南風之歌兄弟不咸周
有棠棣之燕是皆轉禍為福身致泰和不聞以此自累方寸

今陛下上有重慶之親以慈儉聞四海下有盛年之子以孝
敬聞兩言三朝累世曠古所無歷觀載籍之傳曷得聖人之
幸而又邊鄙不寧年穀屢豐一時賢才略在朝列只守成業
已謂小康苦懷遠圖可以大治而又以九州之富無供養有
闕之虞以萬乘之尊無使令不足之恨志所欲為胡鄉不可
則陛下果何所不快於心歟况夫怨不在明患生所忽方其
因循但曰細故寢以悠久遂成後憂則尤不可不慮何者一
國之勢譬如一身血氣標本貴在貫通少有雍或便生疾恙
若乃咫尺君門杳如萬里今日近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日
復一日莫以為恠人心益益主勢益益就有奸檢未時為利
則中外之情不接威福之七可移雖是擅傳指揮將亦無從
覺察或放散儀衛或革退一僚或圖謀宮闈或激怒軍旅萬
一有此臣恐陛下孤立而無廷無以效區區矣然則陛下

不務自節宣以養氣體務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
宜居則享燕閑之福而直為此悒悒徒速無故之謗且貽萬
一之憂哉臣嘗謂愛君之至莫如詩人見於南雅樂只君子
之辭不一而足至於不能自樂則風之山有樞雅之魚藻皆
以為刺作詩之旨豈是容悅誠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非其
已之私也臣不勝拳拳願附於詩人之義惟
陛下留神幸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奏狀劄子

繳奏內侍張安仁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閱二月三十日奉
聖旨已降指揮張安仁該進呈安奉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曾委兩局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
解帶合轉一官未曾收使今來為係入內內侍省付都知可
將上件兩官特與依黃邁昨任省官日例於階官上轉行一
官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竊詳祖宗以來文武官磨勘
立為止法二百餘年守之舊矣至武功大夫不可轉橫行則
左為嚴密前後臣僚論奏非一臣不復悉數今來張安仁指
揮用安奉壽皇聖政會要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解帶合
轉一官將上件兩官與階官上轉行一官若遂轉行即往入

橫行蓋其陳乞之詞以為兩官轉一官不為踰越而
陛下俯從其請亦以為兩官而轉一官不為僥倖云爾檢准
隆興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敕諸軍立功將士轉官礙止法人
緣經戰陣與雜功輕重不同若今二例回授無以激勸於是
始立武功大夫三官轉行橫行一官之法恭惟 壽皇聖德
名器獨不吝於戰功豈不欲徑許轉行橫行以厲鬪士而詔
書諄諄示優異必累三官方轉一官何也誠以二百餘年
遵守止法而一旦創為異恩不但回授亦必以戰功三官方
得轉行則上不廢祖宗之制而下可以勸將士之心也今也
安仁迺欲以進書解帶兩官比之戰功又少一官而轉橫行豈
不破累朝之成憲紊隆興之新法啓庸人之覲心沮壯士之
闔志乎且今來指揮引用紹熙元年十月十八日黃萬事例
臣竊謂黃萬事例已是失錯自合改正若已曾經施行便為

制則臣所未之聞也竊見紹熙元年張國珍以武功大
任統制官及十年有旨許用轉進郡臣寮論之竟寢
前命即不以趙奎為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 陛下之所已
行也又鄭大亨以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職事備舉有旨許
用王公昌例轉進郡臣寮論之亦寢前命即不以王公昌為
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又 陛下之所已行也仰見
聖心本無適莫何獨此等却但因循此臣所以敢為
陛下言之臣愚欲望睿慈將上件指揮特賜寢寢所有錄黃
臣不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三月十二日奏

第二狀

臣昨論奏內侍張安仁橫行不當自惟疎遠小臣驟蒙任使
而輒違忤天威死有餘罪恭奉御筆依自来體例施行仰見
聖心優容詞旨溫厚如此益自感激不容但已蓋臣已取索

其介疎遠素無榮望不謂
西掖書生所願不過及此杜欲勉強庸篤小效尺寸伏念某
將指湖湘嘗得心脾之疾痛不可忍至於失汗大肉消陷幾
死者再矣每念此疾唯不復作且即死忽自今春日痛一
日心甚懼之服食俱廢不惟職司弛慢難安亦恐朝謁僵仆
非便欽望朝廷特為敷奏與在外待闕合入差遣一次或檢
會前請與祠祿以便醫理倘未朝露當有歸班圖報之日

內引劄子

臣頃因奏事妄心觸測以陛下之心務在無為而厭多事雖
蒙矜納不謂遽許然言之未悉不足感動今請申明之臣聞
人主之德當與天同今天生成萬物皆六子之職也而天不
與其勞此之謂無為若夫一晝夜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者則必天德也儼如天德不撓而一晝夜三百

六十五度之間或差頃刻則其始也以早為晏其積也以春
為秋由是而六子之功廢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矣平治
天下皆群臣之職也而君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為若夫統統
業業一日二日應萬幾之煩者則必君德也儼如君德不強
而一日二日萬幾之際或廢一二則其始也宜速者遲宜積
也宜行者罷由是而群臣之官曠群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
矣天德不健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強而群臣
之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為無適反多事乎夫將以無為
反以多事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強而諛問迎合之計中也是
故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忠謹因其憚政作
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勞績允若此皆諛問也因其近聲
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官禁因其樂厭飲也則有
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允若此皆迎合也其若諛惡矣

異雖水旱螟蝗之變而不以告禁止張皇雖盜賊流劫之警而不以聞且夫諛問之計中則君子日躋運合之計中則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事事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不察其實而眩於無為之名持姦臣持祿保妻子者之利非有國家者之福也然則人主果何便於此而墮姦臣之計乎恭惟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遇事輒斷罔或留難有言必中靡容榮惑君德如此足以上當高宗宏濟艱難之志光紹壽皇撥擲乾綱之業矣豈祇以未其見於明効大驗如不信近習而請託首首之弊息不來將言而察探羅織之獄哀不尚獨斷而宰相執政之廢擬行事不繁文而百官有司之職定則又漢唐以來君德所不及也臣猶慮聖心務在無為而進自強之論誠恐陛下以此德儆此治効以其所已行違之於其所不行者而已恭以

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持反掌之易耳臣竊見聞者擢用同姓為大臣有以故事為之者陛下勿疑也雖大臣自以紹興聖訓遂巡不敢就職而詔旨一草不可回奪二三大瑞解罷省事俄以片紙出禁中雖左右朝夕之人欲籲哀乞憐而不可得此則陛下之所已行者也至於蠶爾小臣白身補受被封駁者再矣而陛下久不忍決監司郡守差除不當甚臣論列至於數四蓋逾月而後付出此則陛下之所不行者也然則陛下非不能行直偶不行耳臣故曰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牧反掌之易此臣所以拳拳也

緣奏給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

臣以樓鑰差充御試官時暫兼攝吏左房書黃事近者新除鄭汝諧權吏部侍郎錄黃一道臣已書行去訖給事中黃裳

不肯書讀輒有論奏臣於鄭汝諧有鄉曲之好於黃裳有僚友之情與此二人初無厚薄鄭汝諧之除授堪與不堪黃裳之封敕當與不當臣不復論忽奉聖旨改黃裳兵部侍郎此臣之所不敢默默也何者給舍封繳是謂官守其言行則謂之振職其言不行則謂之失職振職謂之功失職謂之罪此百王以來與國家列聖之所務暴白也今者黃裳之言臣不識陛下以為是歟抑以為非歟若以為是則當聽從若以為非則當罷黜今也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亦不明賞罰倒置臣竊以為當今之時不宜有此何者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古來傳記嘗有此事若非猜阻之君喜權任數以此為益蓋林之術則是姦回之臣嫉賢醜正以此為中傷之計今陛下寬容樂易非粗阻之君二三大臣靖共正直非姦回之佐不謂清朝有此過舉臣頃嘗奏事屢言君德當與天同每

象淵聽曲加獎納今夫天發生則為雨露肅殺則為霜雪未有明示雨露之恩而密加雪霜之慘者也由此觀之若裳所言悖理傷道熒惑聰明懷姦挾私變亂事實則陛下宜出其章播之公衆明怒而明黜之如此施行豈不正大若裳所言止於為國過慮無悖理傷道之失或是求人太備無懷姦挾私之邪則以陛下明恕何所不容豈應違忤遽有迂改今乃名為進官而實奪其當言之職外示優假而中不無詭絕之意遂使凡有官守人人自疑黃裳雖去何以繼之強顏緘默誰無愧耻隨事正抹未知所終則此除之後將見給舍竟為虛設雖有忠賢無以自明此臣之所甚憂而不敢默默也欲望 睿慈少霽 天威收回成命令黃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以為來者之勸

第二狀

臣昨具奏給事中黃裳緣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授成
命且令黃裳依舊供職所有錄黃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
省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不唯闊略黃裳違忤
亦復不以僭越罪臣感激隆寬何以論報然黃裳尚未被受
供職指揮瑣闥關官今已數日臣愚窺度或者陛下以為無
此故事尚遲之耳臣攷之史傳人臣暫失人主之意將及去
官俄而再留者不可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二事為陛下誦
之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奏對激切憲宗
嘉之翊日語宰相曰元膺謹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
失李藩裴均進賀曰陛下納諫冠於前三臣等既不能廣
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復為給事
中上悅而從之且夫元膺解職刺州已有成命而憲宗終惜
其去李藩裴均復贊其留遂令元膺再還舊官故憲宗號為

英主裴李亦稱名相雖然此猶是唐朝故事非本朝家法
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彥為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
琦三疏駁之尋令官書書權琦乞罷遂遷兵部侍郎琦不
拜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臺諫官江轡方孟卿皆言黃門
典出納顧不留琦自助竊為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琦給事中
及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再三奏
去勅從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再有此除琦出特賜象笏其
則陛下家法也仰惟高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事虛
迹故程瑀志在報國不以嬰鱗為懼而敢於駁邦彥江轡方
孟卿志在惜賢不以朋比為嫌而敢於留琦而高宗天賜
智從善如流故亦不以反計為吝而深信躋等之說用為
故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敢信宿進此二事以贊
斷之決伏望宸衷體萬廟無我之心二三大臣効李

裴培獻替之力特收成命速降黃裳依舊其職指揮以增
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微臣不肖亦得與江漢方
卿同托不朽曷勝榮幸取 進止 五月朔四日

論史官劄子

臣嘗具奏竊見唐大順二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玘等修
宗懿宗僖宗實錄始丞相監脩國史杜遜能以三朝實錄未修
乃奏吏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
郎李徹太常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脩之踰年竟不能編一
字臣以此知史事至重不宜以他官兼領今史院檢討皆是
兼局更出迭入有同傳舍至修撰亦以從臣兼之往往多近
上春渥之人率不淹久去掌機政大槩一年之間方議立條
例均分卷帙而出院多矣則一朝鉅典無由就緒事大體重
宜容空過歲月提領大臣須至取旨立限奏篇臣恐未免遲

近今李商隱等以待制相繼而史不領他事而後
方及成書以臣愚見兩制臣僚位望已貴若委以史事
必局不過一二年間朝廷須更遷除雖曰專官亦必久任
職名中有秘閣脩撰右文殿脩撰并舊有史館校勘等
三館脩書官名目郎察御史監補外之人皆得除授若
三職名置為史官以二年為任自史館校勘之類供職
祕閣修撰又稍迂右文殿脩撰在院少亦已五七年俟
雖就迂次對如李燾洪邁兼領可也則是史官與郎察
可以馴至從班事休略同有專官之勢無冷局之嫌
與責成有人况在 祖宗朝雖諫議大夫以上皆兼
祿官而以供職諫院者為諫官則今以修撰為祿官而

職史院者為史官蓋舊章也有何不可臣愚不自量

事唯 陛下幸 繳奏陳源除入內內侍 押班狀

臣去國日久初不詳陳源得罪之由及者之有司見得陳源
實遠外沒入家產一時同惡相濟之人如徐彥達李重質亦
各編管估籍及許遂便以未聞有 命則給合臣察等文論
奏然後知陳源得罪於高宗蓋 朕用或歸於乘輿等語不
下於宮禁禁路鈴正使實供斷後所謂小人之無君上者也
故自 壽皇及 陛下初政至於今日之群臣有言者未聞
納前後施行已降指揮有司所共遵守也今者押班之陳源
省封還迫於天威勉書請而臣適暫攝西掖若亦書行便
當命詞臣不知若陳源者將何以為之詞也若未詳臣前日
之言因為之詞則是異其非狀於天下適以彰聖明權之

失若但揣 陛下今日之意別為之詞是以 壽皇及初
政以來施行群臣之言所降指揮駁而不用即為此詞將進
退或戾於君父矣臣必不敢奉詔臣愚欲望聖慈少霽威嚴
追寢除目勿以螻蟻之微 敢遏風雷之命而加之罪則
臣之幸也聖時之盛事也臣不勝拳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月二十五日謝深甫為給事中已書
密院劄子去訖奏入不報

繳奏白身彭燾補官狀

准中書門下送到錄黃奉 聖旨御前書寫文字白身彭燾
上等實及一十年依已降指揮與補承信郎令臣書行右臣
伏觀今年五月四日樞密院劄付臣察上言樞密院送到錄
黃一道為御前書寫文字薛宗補官臣茫然不知所從欲乞
行下薛宗所屬官司取見入役年月據實保明委及十年方

與取旨補官則臣有憑據乃敢書行伏候敕旨睿思殿庫供
到本庫契勘薛宗於淳熙十年正月十一日差克御前上等
書寫文字睿思殿庫掌管官物祇應至今實及十年已上即
無在假不在司月日保明是實申聞事五月四日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與書行其薛宗已書行補授去訖今來彭
燾即未見得本人應得上項指揮臣愚欲乞檢照五月四日
聖旨指揮行下所屬保明施行所有錄黃臣本敢書行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

八月初

繳奏閣門承受趙銓乞將轉官回授封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黃一道為成忠郎閣門承受趙銓用
因該人使到闕應奉及一十番得轉一官公據乞將回授封
贈父母令臣撰詞給告須至奏聞者右臣據吏部供到狀契
勘趙銓見係閣門承受所授成忠郎係該遇

皇帝登寶位引用紹興三十二年指揮預行補授成忠郎其
餘應于合得轉官恩例酬資即無許收使條法指揮又據司
封供到狀檢准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臣寮上言二省同奉
聖旨今後封贈並依司封見行條法施行本部除有曲全禮
鍾闡已放行回授封贈父母休例外自淳熙六年已降指揮
之後別無命官帶吏職放行封贈休例臣愚欲望
睿慈將趙銓所乞回授封贈指揮特賜追寢所有告詞臣未
敢撰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